

專訪時間、地點：92年7月16日台北百鄉餐廳

台灣是我休息的地方 訪王丹 田新彬

七月，台北夏日正午，陽光亮晃晃讓人睜不開眼。推開餐廳大門，冷氣撲面而來，王丹已閒閒在座。

「你真準時呵！」

「哪啊？我從不準時，我都是早到。」王丹幽默地說。一口北京腔，到哪都讓人立刻認出來自彼岸。

仍是熟悉的小平頭，敞開的領口細黑皮繩墜著不規則的星狀銀飾，右手腕上一只古樸銀鐲，俊秀的臉龐上大眼依舊清清亮亮，只是明顯比上次來台清瘦許多。

「怎麼瘦了？」

「不吃晚餐啊！已經堅持了好幾個月，真餓了，就吃個白水煮雞蛋，或是蔬菜水果。告訴你，特有效！」他不無得意地說。

這個在六四民運中名列中共通緝令榜首，前後入獄兩次，蹲了六年苦窯的民主鬥士，卸下冷硬的政治盔甲後，愛玩、愛笑、愛打扮、注重身材，開朗活潑一如鄰家男孩。

王丹是應台北市文化局的邀請，擔任駐市作家，前後五十天。這是他第七度來台，也是最高興的一次。

「過去，不論哈佛校友會、中研院 邀請我，都和我六四民運的身分有關，只有這趟，我完全是以作家身分前來，希望能多領略一些台灣的文化。」

主辦單位替他安排了三場座談，一場與台北藝術大學校長邱坤良對談「台北與北京」，一場與台北市文化局長廖成浩對談「詩與城市」，還有一場則是與名嘴饕家韓良露、陳鴻談飲食。王丹毫不諱言他對第三場的期待。

「我對吃最有興趣了，也喜歡吃，韓良露寫美食的書我都讀過，『阿鴻上菜』這個節目我也很喜歡看，談起來一定有趣。」走過不少地方的王丹，認為還是中國菜最好吃。

這回雖是以作家身分前來，王丹仍不能完全擺脫政治。七月十五日，他應民進黨中常會的邀請，發表「從今日香港政府看中國的民主文化」演講。有人怪他，「台灣最大的缺點就是太泛政治化了，什麼都扯上政治。如果國民黨請我演講，我也會去。」他搖搖頭，一副無奈的樣子。

除了三場對談，王丹在台灣還有不少朋友情商幫忙的公開活動，他自嘲地說：「我覺得自己真像變色龍，昨天西裝領帶與陳水扁總統見面，今天T恤、球鞋到博客來網站跟一票網路世代談閱讀！」

目前就讀哈佛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的王丹，功課非常忙碌，他用「規律」形容在波士頓的生活：「每天讀多少書、寫多少字、跑多少步，一星期上幾次健身房 全都有規定。」這是他在獄中怕自己頹廢喪志刻意養成的自律習慣。即使是來台擔任駐市作家，行李中也帶著教授指定的參考書，一有空就看。每月北美、香港、台灣報刊的五、六個專欄，他也定時撰寫，維持不脫稿的紀錄。

幾年間七度來台，王丹的說法是：「大陸不准我回去，香港、澳門回歸後，也去不成了，華人世界我唯一能去的地方只剩下台灣。在這裡，我可以盡情講中國話，吃中國菜，用中國人的思維想事情。混在一大群黃面孔的人中間，讓我感到徹底放鬆，台灣是我一個很重要的休息的地方。」

台灣更讓王丹窩心的是朋友。「每回來台灣，都受到朋友熱情的招待，讓我感到非常溫暖。這星期六，張維中、孫梓評要帶我去花蓮看阿美族的豐年祭，我還沒有見過台灣的原住民呢，肯定好玩！」他已經有點迫不及待了。

平日常上網，也常用 e-mail 和朋友聯絡，三十四歲的王丹寫文章用的卻是筆。「打電腦的時候我無法思考，所以沒法用電腦寫文章。」他還透漏了一個小秘密：「我的文章都是寫好後傳真到北京，由和我一起長大的表弟用電腦幫我打好後再傳給編輯，繞好大一個灣呢！」

王丹也是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北美洲分會的會員，是他喜愛的詩人鄭愁予推薦的。去年，「世華」舉辦「世界文學獎」徵文，王丹以《在夜雨中素描三首》奪得新詩首獎，讓他非常高興。這次來台擔任駐市作家，他特別再抵台的記者會上朗誦了這三首懷念過往歲月、帶有深深憂愁的詩。

王丹在台灣出版了詩集《我在寒冷中獨行》、《我與深夜一起清醒》、散文集《我異鄉人的身份逐漸清晰》，最新的散文集《在梵谷的星空下沉思》也趁他來台之便，舉行了新書發表會，但是在台灣提起王丹，大多數人的認知仍是「六四民運領袖」。

「六四事件不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符號。」王丹無奈地說。

在哈佛苦讀五年，今年九月，王丹即將參加博士班口試，若通過，未來只要撰寫論文了。

「我希望生命中的下一個符號是『公共知識人』，能夠對各種社會議題提供意見。」王丹這麼期許自己。